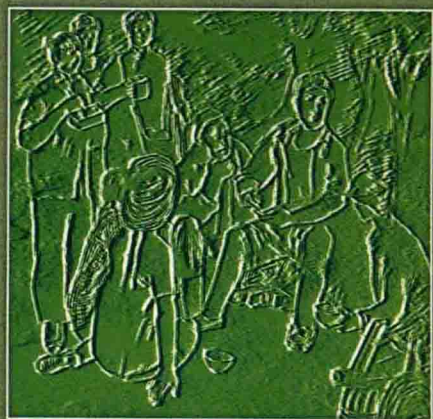


正安文艺作品丛书



XIAO XIAO SHUO XUAN

小小小说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小小小说选

XIAO XIAO SHUO XUAN

正安文艺作品丛书

李易超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小说选/李易超 主编.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2
(正安文艺作品丛书)

ISBN 7-5059-6110-4

I. 小… II. 李…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6358 号

书 名	小小说选
编 者	李易超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明
印 刷	北京市南召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9.375 印张
印 数	0001-3000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6110-4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主 办：贵州省正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正安文艺作品丛书》之《小小说选》编辑委员会

顾 问：韦圣福 宋 霖 李广勤 曾润素

编委主任：吴桂兰

副 主 任：罗遵义 李易超

编 委：李易超 王 龙 熊志勇 李云翔 杨 欧 陈智武
王晓龙 雷 霖 吕 强 秦 丰 肖 潇 陈立航
文晓莉

主 编：李易超

副 主 编：王 龙

责任编辑：雷 霖

序·小小说的魅力

贵州省正安县，是一个偏僻的贫困农业县，却是有名的“小说之乡”。正安这方土，说肥不肥说瘦不瘦，却极适宜播撒小说这颗种子。这颗种子在尹珍文化的滋润下躁动于母腹，嫩芽冒出来，张开她的叶，散发出她独有的芬芳。

正安作家右手写小说，左手写小小说，不经意间，一大堆小小说就成了。的确，正安写小小说的作家很多，上至古稀老人，下至中小學生，都能写得很不错的。产量之丰，很难用一个准确的数字统计。就好像森林里有参天大树，有荆棘丛林，也有不起眼但能治病的草药一样。小小说，正是长在正安这方土上的小说家族中的一棵草药，让我们看到了正安这方土上鲜活的人物、纯朴的民风、有味儿的情感和真实的生命。

当代社会节奏加快，快餐文化应运而生。既然是快餐，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营养。小小说以她的短小精悍顺应了潮流，但她却没有屈从于潮流，她有营养。小小说比故事有品味，比散文有情节，比时尚文字有深度。读一篇好的小小说，就像品一杯正安茶，那颜色、那味儿，啧啧，难说！

小小说因为短，更要注重技巧，依赖细节，通过倒叙、幽默、夸张、变形等手段，经常带着某种寓意、美感或紧张气氛打开或结束一个情节。成功的细节，能够让人品咂，让人回味，让人抚摸。小小说作家必须唤起读者的好奇心，勾起读者的兴趣，同时，要给读者提供足够的艺术空白，让他阅读后带着乐趣去继续想象。

纵观本集子所选小小说，创作时间跨越半个世纪，作者包含老、中、青、少作品虽说不十全十美，但技巧上也日趋成熟，是可以拿得出去了。有的曾经发在某个刊物的头版头条，也有的被《微型小说选刊》等多家刊物选载……

本集子只不过是森林中采摘出百十颗可口的果子而已，遗珠之憾，难于避免。

曾经有一篇小小说，其大意是：

某快餐店有个小伙计，在一个暴雨滂沱的夜晚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位地处郊区的顾客想要一份盒饭。小伙计撑起伞就出发了。他们店有一条规定，在接到电话后必须在半小时之内将盒饭送到顾客手中。小职员在雨中奔跑，后来因为嫌雨伞妨碍奔跑，顶着雨向前冲，在他到达目的地时，只花去了二十八分钟零三十秒。

上述的生活场景已经很能反应小职员的敬业精神了，但我们读了绝对不会满足，觉得意思不大，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设计：

若干年后，那位小职员当上了经理。在给员工们讲敬业精神时，经理总爱自豪地讲起那个暴雨滂沱的夜晚送盒饭的故事：“那晚……”这时经理手下的一位老员工打断了经理的话，说：“不错，经理那晚赶到顾客家时确实只用了二十八分钟半，但他因为急于赶时间，从快餐店出发时却忘了带盒饭。”

是的，我们可能会慢点儿，但我们一直带着那盒饭。

编者

2008.11

目 录

序·小小小说的魅力	编 者(1)
桥	石 定(1)
怪信	赵剑平(3)
在教室的窗外	赵剑平(5)
银水流	赵剑平(8)
病	陈义忠(11)
命运	陈义忠(14)
闲话	陈义忠(17)
年关	罗盛光(19)
山村来了个女军官	罗盛光(21)
旅店夜话	赵进争(22)
逃逸	刘礼贵(26)
宝石雕	刘礼贵(28)
香客	刘礼贵(31)
王板筋	刘礼贵(33)
傻子寻宝	刘祖建(35)
山鬼	刘祖建(38)
山梦	刘祖建(40)
老洪	刘祖建(42)
四叔	宋小松(44)
毛狗	宋小松(46)

同学	宋小松(48)
阔二门	宋小松(49)
养蚕人	廖川溶(51)
放蚕人的故事	廖川溶(54)
换岗	廖川溶(56)
七月里不该有的雨	帅 巾(58)
碑	帅 巾(60)
青春爱情	帅 巾(62)
钓鱼	秦 岭(64)
局长的最后一天	秦 岭(67)
遗失的书稿	冯其沛(69)
长脚	冯其沛(71)
晨雾	罗遵义(74)
绑票	罗遵义(76)
坡上,那两座新坟	罗遵义(79)
一号位置	罗遵义(81)
爱的细节	刘 斌(83)
女人的眼光	刘 斌(84)
该死的毛病,“贼”样的感觉	刘 斌(85)
安息吧,朱大本!	骆礼俊(87)
英雄属谁	骆礼俊(90)
周星驰也演过猫	骆礼俊(94)
棋痴奇遇	骆礼俊(95)
假离婚	陈 鸿(97)
赌嫂	陈 鸿(99)
浪漫朋友	陈 鸿(101)

刘癞子享福记	陈 鸿(103)
弄假成真	叶金国(105)
蹦面子的人	叶金国(107)
一指之恩	雷贤圣(108)
妥二应聘	雷贤圣(109)
广州扒王	雷贤圣(111)
看新房	秦 丰(113)
解围	秦 丰(115)
叛女	秦 丰(117)
和坤谈廉政	郑绍兴(119)
诸葛亮眼中的贤才	郑绍兴(120)
猪八戒勤政	郑绍兴(122)
武大郎打假	郑绍兴(123)
猎殇	陈立航(124)
巫公	陈智武(126)
乡野风情	陈智武(128)
剃头	陈智武(131)
野食	陈智武(134)
风水宝地	徐 龙(137)
举报	徐 龙(139)
残缺的月亮	李朝虎(140)
乌黑乌黑的小汽车	王美泉(144)
狗戏	王美泉(145)
漏洞	王美泉(147)
机关轶事	王美泉(149)
朋友的眼睛	王美泉(153)

以牙还牙	王美泉(156)
小小说二题	刘子强(158)
百字小说三题	刘子强(159)
喝酒的故事	陈南水(160)
缺席汇餐	陈南水(163)
失窃的手机	陈南水(166)
荒诞游戏	陈南水(169)
意外	陈南水(171)
知己	陈南水(173)
灯的故事	陈南水(175)
祖婆的眼睛	王 龙(178)
母鹿	王 龙(180)
可爱的小肚皮儿	雷 霖(183)
云深不知处	雷 霖(185)
十二点了	何育薇(189)
官道	袁 航(192)
算命的老人	袁 航(193)
玉儿	袁 航(195)
黄昏的哀思	骆鸿远(197)
潜逃者	焦远辉(198)
麻汤大叔	旺 昱(200)
背影	湛 旭(202)
瘸腿王发元	余小波(204)
卖菜的老人	朱武操(205)
生活	刘成邦(207)
小小说二题	刘成邦(209)

下岗	李 梅(212)
春天的困惑	吕荣武(214)
新官上任	邓 宝(216)
欢欢	长 歌(217)
忏悔	陈 浩(219)
金项链	吴 萍(221)
泡影	徐华容(223)
昏迷十八天	陈雪娇(224)
考评	王开宇(226)
乡干尚进	王开宇(227)
起步	骆书启(229)
二狗子轶事	杨 韬(231)
我的病	杨 韬(233)
突围	王小龙(235)
在歌舞厅里	吕宗群(237)
村边的那堵墙	陈 英(239)
心愿	陈 英(241)
神罐	罗 文(243)
不治之症	王力东(245)
钱师傅	冉火子(248)
剪彩	郑 娟(250)
绝路	郑 鹏(251)
走过雨季	周雪梅(252)
细雨轻飘	万大成(254)
还情	杨长岭(256)
痛苦的诺言	周 发(257)

伴	王 华(259)
老王的手	张仁琮(261)
选举	张仁琮(263)
俩老师	张 靖(265)
光棍奇遇	梅名娟(267)
十年后再相见	王 娜(270)
打赌	陈春雨(272)
羊癫疯	彭显模(275)
误	刘兴旺(278)
追	方 正(280)
乡长	青林森(281)
刘驼背	李树斌(284)
弹·和·唱	王兴宇(286)
三嫂	张亚林(288)
山里的孩子	张亚林(290)

桥

石 定

溪上没有桥。寨子里的人去太平坝赶场或者那边的人来崖上砍柴,就踩着溪中那排石蹬过。若是遇上落雨涨水,虽然石蹬被水淹没,但脚是踩熟了的,脱掉鞋袜挽起裤子也可以踩过去。

溪水长流。不知道过去了多少人,又过来多少人。

突然来了一伙石匠,要在溪上修桥。

问是谁请来的,石匠笑而不答。问要不要大家出钱,说钱自有人出,只请让些石头。

那么是做好事?

不用让。既然是做好事,地方上就该支持。石头多得很,寨上寨下都有,要就去开。

于是石匠们在溪边那座废弃的碾房里住下来,接着就开石放炮抬木架拱,溪上崖边响起叮叮的打石声,寨子里的人也来帮忙。

忙了半月,桥修好了,石匠走了。

可还是不知道石匠是谁请来的,钱是谁出的。

就追上去问石匠。石匠还是笑,说:“都留在桥上了。”

不明白,便来看桥。

桥修得精致小巧,象一弯月亮跨在溪面,桥上白石栏,桥下青溪水。

没发现有记载。

就猜是谁。先算地方上有哪些人在外面工作。算来算去只有两个人,一个当矿工,一个当科长。当矿工的不可能有钱,当科长的已经把婆娘儿女接进城去。

又算来青木溪工作过的干部,从土改算到现在,从县里算到区里乡里,每个人都有一段经历,却算不出哪一个象是做这种事情的人。

但终于看出眉目,原来桥下两边基石上各刻着一朵莲花,隐隐地浮在

水里。

全都呆住。这才想起一个人。

那人是宝生家媳妇，一个年轻妖娆的风流女子，丈夫死后不到半年就丢下孩子跑出去做生意，不知裹了多少男人。后来被宝生家爹请寨子里的人捉回来，却是很倔强的，不但不认错，反而说公公想“烧火”，气得宝生家爹跳着脚乱骂。女人挨了一顿打，半夜里背起孩子跑了。从此不知下落。

名字就叫水莲。

既然请得起人，必是在外面发财了！

想起来气煞人。她为何要请人修桥？是想侮辱青木溪的人，还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

这桥修得邪！

不能走，还是走石蹬。

可是有人反对，说既然修起了就要走，就当那婆娘身上踩过去，千人踩万人踏。

这个主意好。

于是就走。踩过去踏过来，黄昏时踩着一弯月亮，晨光里踩着水中莲花。

而有人夜里做梦，梦见桥下莲花变成一个妖娆女子，笑笑地脱了衣服……醒来便发恨，说：“把众人的脸都丢尽了，干脆炸掉，免得大家憋气！”

但没有人理睬，依旧从桥上走，去太平坝赶场或者来这面崖上砍柴，走累了就歇在桥上看云看水，看溪水汨汨地流到远处的崖谷去。

只有宝生爹再也不到溪边来。

石蹬还在，那是妇女们洗衣的地方，一边洗一边说宝生家媳妇。溪上有了桥，也有了一个可能流传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故事。

怪 信

赵 剑 平

公文旅行，实际上是人力物力的最大浪费。有关方面草拟文件，决心杜绝此种恶劣现象。文件是电报似的，只有一页纸。可是县委陈书记不在家，文件印发下达，照例要他圈阅才行。陈书记到头寨乡了，那里是县委办的点，一时间怕不能回来。办公室主任老马细致过人，把文件封在一个牛皮纸信壳里，便赶到车站。正巧头寨乡副书记大王在车上，老马就把文件托他转交，并特别叮嘱：要尽快把文件送到书记手中。

大王回到乡里，就去找陈书记。不料陈书记去二寨了。大王只好把文件托给了一个去二寨的农民，并拉着他的手说：“这是县里转来的文件，一定要火速送到。”

这个农民很负责，一进二寨就先去乡政府。见秘书小吴坐在办公室，就把文件交给他，说：“这是陈书记的文件，县里传来的，叫火急交给他。”

小吴拿着封在牛皮纸信壳里的文件犯了难。陈书记在这里歇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到了三寨。为稳妥起见，他打了一个电话给三寨。知道陈书记还在那里，他就把喜为政府跑路的罗大爷找来，说：“这就象一封鸡毛信……”

天不见亮，罗大爷就攥着文件上路，日起三竿赶到了三寨。可是陈书记在一个小时以前，就离开那里回头寨了……

数番周折，文件又回到了大王手里。陈书记已经在早晨坐车回县里了。大王感到格外不安，尽管陈书记什么也没有说。他写下一封短信：“陈书记！对不起！这样简单的事情都没有办到。请原谅！现将文件寄来。请查收！头寨乡王。”然后和原封装进一个稍大的信壳，寄回了县城。

这一天上班，办公室主任老马便在陈书记的收发袋中看见了这封信。陈书记从头寨回来，第二天便赴省城开会去了。会期一月。老马斟

酌再三，便写下了又一封短信：“陈书记！怕信中所谈之事甚为紧急，故将此信寄来，请查收！马。”和着原封装进一个更大的信壳。然后寄某省某会秘书组，速转县陈书记启，挂号。

会议期间，一部分县委书记前往某县参观，其中陈书记也在内，去来一周时间。散会以后，地区紧接着又开了半月会议，此期间陈书记等人又参观了某县某区某乡，去来又一周时间。这封信就在省、县之间，寄下寄上；地、县之间，寄出寄回。滚雪球似的，每寄一次，就多一封短信，多一个比原封大的信壳，多几张邮票。到最后，这封信层层裹笋，具有了法院卷宗的气派，庞大而沉重，神秘而庄严。有一封短信这样写道：“×县陈书记：此件寄到，你也离开我县。现将此件转寄，请查收。×县办公室。”挂号。有急转字样。

一个多月以后，陈书记总算在自己的案头看见了它。他一层一层地往里拆，耐性地读着那一封封语气不同而内容相似的短信。好不容易拆到中心，陈书记即迷惘了。除一个皱巴巴汗渍渍的牛皮纸信壳，里面甚么东西也没有。书记细细看了看，信壳的边缘早破损了，顶顶重要的东西，在最初转带中，就漏出来丢失了。

累计：文件零，附加信八封，大小兄弟信壳九个，邮票三十八张，价二元八角八分，笔迹十种，除去邮递员来回折腾，经手二十一人次。

陈书记恼怒地把它们全推进了废纸篓。

在教室的窗外

赵剑平

一次，二次，可说她是好奇；如今，已是好多好多次了，还能认为她是好奇吗？

上课的铃声响过，教室里安静下来。那两只朝天辫、那红润的小圆脸又出现在窗口上。那双大眼睛清亮如洗，又一眨不眨地盯着讲台上的我，充满了强烈的渴望。那小巧玲珑的耳朵警惕地竖着，生怕放过了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她非常规矩，从来没耍过什么恶作剧。尽管她不在教室里，我却暗自收留了她这个学生。

可是，她为什么不上学读书呢？有几次，我非常想找她来问问。谁知下课铃声刚一响，她就象知道我要找她似的，翻着两只光脚板，摇着一对朝天辫，立刻跑到小山堡的那边去了。

我知道，她跑了还会回来的，还是在那个位置，还是那副专心的样子。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她了。我们师生间的关系是那么特别，谈不上什么了解，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可我总认为她是我班上的一个好学生。

渐渐地，要是在我组织教学一分钟后，那对朝天辫、那张小圆脸还不在那里出现，我就会感到不安，担心她拉下了功课。

有一次，我意外地发现她拿了个练习本和一支铅笔，靠在窗台上写着什么。她已经“上课”这么长时间了，我多么想知道她的作业做得如何。可是，一见我走出教室，她又撒开一双光脚板，跑到小山堡那边去了。

可是，今天，第一节课已经开始了，那一对朝天辫、那一张小圆脸却没在窗那边出现。一分钟、三分钟、十分钟……我的心乱了，竟有些懊悔起来：应该让她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学习，无论如何也不该去惊